左忠毅公集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

尺牘

囘陳赤石師

生不喜得一第喜藉手以報老師老師復不以一第重生而上進之古人期生轉厚報塞轉難矣斗自惟生平富貴之緣淡較淺功名之習氣較深纔一動念便有浮氣浮才佐之而出而其根皆伏於富貴迫欲

以道德刻除之而權柄不在我又未免爲浮沉混俗之濫觴矣老師所謂眞心降心憂世練世撐变深交等語眞舉世藥石乞切中生膏肓者請事斯語敢辭不敏但書生而孔入未深而出亦易乍入樊籠絲絭習氣自今方始不行不知其難不行不知其易吾斯未信容得力後更有以報老師也湯老及翁太老師皆推愛有加朱張兩門生亦各以所得一體者時與切劘附聞

與徐岐陽

別時不及握手爲悵計四月可抵宛溪矣同門兄弟如老年丈自可自信信人弟亦不必作慰勞奬進語惟破除俗緣稍圖淨業久久行之便覺得力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古人有言實獲我心願與年丈共勉之但弟與年丈鍾情旣深榹緣自厚□非猛力未易破除寡之亦便得力矣拙卷二册寄覽輒有附寄般赤賓年丈煩覓便致之鴻順幸有以教弟

答周某

讀來教知仁兄愛弟甚肰亦芟棗之癖矣弟舊集多

漫滅笥中存者亦先後寄回家弟大約生平無時文之嗜其時寓目者惟十三科會狀而前則戊辰辛未丁丑後則己丑壬辰乙未諸若尤醉心焉下塲固薦公安之著宛陵之峭白下博雅殆集其成取裁之富非試錄不可欣不無蕪雜要以當科者稍一披剃得其菁華足矣若馮宗伯典楚典燕及辛丑會試三錄便可不朽古文正不欲作碎瑣之學自家丘明及子長昭明選莊蘇外無雜嗜狀僅博一第亦復不須爾爾承問畧布其愚倘不亟鄙夷容以暇日揮麈縱譚

之經書二刻未竣容呈教

寄阮淡宇

去歲公車時則謂甘心門下者口相屬也巳抵闕則闕稱寃門下者又口相屬也迨竊第後稍稍得從薦紳遊因得習其議論則欲甘心於言殆怒髮裂眥咄咄而向者無巳時怯言者亦實不能以身爲衆射的尋復蚤夜悔觸甕之甘心者轉欲見德矣彼實於門下無求多所求多者彼中中丞耳詎是門下不能避所愛而予所憎嗟乎士誠有可愛詎愛者無脛至矣

又安能挾必憎以往而以不屑頁予之術得當哉即甘心者自不能不轉憎爲愛矣又何避焉著生倚毗正得之東山雅望側聞門下亦發不作深源舉止流令甘心者媿欲死矣生與門下最晚出交淺不廢深言要於夙昔扶植拔濟者交亦不淺輒有原嘗之私托之崖略附劣卷呈教仝希炤詧倣同年中州闊調羨者念門下甚弁附此道意

與張望雲太守

斗幸與門下生同里雖先後進不同耿同時親疎分

不同歟同氣類數者同矣又何不同焉惟是里中木
數數奉長者顏色追遁籍又不獲一字問居起似此
風馬安取枌榆是斗所爲私心惡奉教於君子者也
况懸魚在壁援鹿依榆與論孔歌正與鄉評合券此
即千里百世猶冀若肩比若踵接而况同里同時同
氣類如斗者乎是用忘其疎遠輒有崖畧惟長者之
素青目入於昔覽其按劍小子斗於今拜械以前祈
已馳五羊城畔矣

答方魯岳侍御

當鹺政極壞商民重困天子特簡明公於休沐中悉使前毋亦惟是休沐中得靜觀天下利病一出而勝其任必不若隨世以就功名舉止允矣鹺政之福也鹺福而解西北餘額之半省東南民力之半即長蘆以往將遵畫一焉是門下一舉而蘇商息民振國家之急於淪胥以敗之際者福又不獨一鹺政矣方今裂眥而爭者憂國以言分計而籌者憂國以心等憂也而大小虛實辨矣況門下養之於不爲而行之於撫事若其爲變又倍蓰於恆奚啻處其大且實者哉

斗列得中行遷除訃在冬仲卑官初籍不應修日亦
天下惟昔授與刑於門下者豈云恩之且以貞來者
未聞以賚往也

與淩某

名公以明德爲膺而孽天下之腹其於敝邑尤飽德
無豈并無生亦屬在九里之潤焉何飲食人之無已
也感藉感藉昔旌節遠藹德教方遜不獲釋天子于
城爲嚶鳴友生恩是用怏怏耳覥顏拜覎聊附謝悰
洩雲卯月同此淒清不一一

與林逵尙

君居西山南我居西山北登高順風可相及也不腆酒貲用助招呼之執亾妻荒壠託庇宇下其無不戒於牧豎也臨發依依

與周聚九

悲哉之秋爲黯然之別乘去住異踪他鄉送客風雲無色失意離人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閗發懰定十二矣詰朝過弟爲半刻之談何如

與張恂所

弟所邀德於君門者不可量亦不可報先是兒女之約前申而欲爲報之圖終無期矣不報所以爲大德耳郎君淸姿粹品遠韻深心弟目中所見未有數數而菉斐之嗜亦若偶屬於不佞也殆不可知已生平自信未入堂奧亦未入荆榛世趣之外別有自得得當郎君或亦在是耿學步於弟已卑矣所有劣卷房刻一二種個不敢不以獻也介旋勒此不罄

與戴玄升

去歲茲時則弟與兄胥疏山中也雖日拈一莖心稾

爲腐而不衫不襪日與村婦婆娑樹下且或以西隣
撲棗至勤呵辱不問新月方出杯酒取適意所得當
自謂無人長安春色應屈指平分而翩翩之分翔南
北也令人邑邑無巳時非自以追隨之情生於習則
亦山河之異生於景矣別來生事窘束當亦甚有蹭
蹬無術命自士人自處而此物與吾輩亦復不相能
獨其神者神去之固不當以彼易此矣弟曩爲士貧
而苦爲吏貧而甘等貧耳甘苦皆從見生也誠以爲
吏之心爲士又何苦焉方葉諸兄可與刃劇柰何當

身而失惟年丈猛自惕也徐侯長者舊知同袍情而弟且悉之其同籍三兄弟且一列名記存之矣當不至以凉德報而時事刻深之會大率以裁省不求人爲是耳

與胡玉鉉

出都門之悵箒也未有切於吾兄者惟弟策驢故智接踵有兄不窮舄足爲我輩哉肰弟雙白在堂百口在膝一不療饑之措大處於頻仰嗷嗷相向問董以時事刻深人情蕭瑟開口告人爲難閭門辟穀未易

至此而言奮發爲雄徒虛語耳朕不發奮而營營饑飽以自涸於朝夕是小夫之智而非丈夫所自處也弟意來春破眾入城游於方葉諸君以卒業未必不實裨焉而恐年丈之終難决矣

答方魯岳

再辱手書慰誨提獎宛戀篤摯眞仁者之言也館遊偶爲名𣅜重負明德要以精白乃心竭共乃位何官不可致身豈必金馬纔堪托足哉且藉此虛名勉圖厚實又以不盡人之情者爲後享之地矣門下以爲

耿否前教職其性地稍不相宜鄙謂皆生於習耳性
則何所不宜哉坡公有云一點圓明正在豬嘶狗嗥
裏江河鑒物之性常在飛砂走石之中靜中推求恒
苦不見忽於閙裏捉得些子吾儒所謂無入不得與
經云實性不相違背似出一口政恐一向隨順無明
全無欛柄以爲無入不得則其違背有不可言者矣
門下所爲厭苦之意又烏可少哉不厭苦則不能照
點自家此亦練習一淡處敬因明問及之不自知躬
之不逮甚矣彼中督學陳赤石老師有道氣可與商

確性命亦惡得海內素心人曾一悉門下虛懷矣風塵外交何可失此人乎

與范明皐孝廉

別來時覺縈懷及得手教韻語爲慰藉惟弟知兄至情重世情輕因以至情重世情此尊意所自來也但能稍輕之而世情至情俱得矣倘亦弟勿藥之瘳乎弟與兄不同籍同臭味又同落落於骨肉間又同闕切敢抒一二衷語新令君慕兄才品劇非弟所敢任齒類者

又與李公如楠

力田如吾兄而後齒蘇者收殆不可知如弟草草貞齒蘇矣吾道之盛是在仁丈弟與粵同籍者七皆謬推第契每會未嘗不歎仰仁丈幸仁丈益自愛弟即不與齒籍又同聲氣矣是乃所爲眞同也彭君來勸此君起心之非遐棄其母玉

與秀本巷

曩習聞長者緒論竊如也及遠長者而若有思焉以斯知不遊煩濁之境不顯清泠之淵而門下之與起

後學易而有親誠而能勵者可見於此矣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有鳴者必不和然使鳴者有心索和而和者擬心以就鳴焉不成和矣斗叟之不知和也無心也令之若有和也亦無心也豈鳴之感者有不言之契耶令之號登壇者大率以有心之鳴索有心之和者耳又況以鸞鳳之音而强梟鴞之和者哉故不患不和而視所以鳴惟門下裁教士不必生同時居同里千里百世皆在陰也願門下之時有以唱之

與金商二卿

由求即才不應先夫子試政事也乃以政事付由求夫子若身有之矣況其爲朞月三年者方求艾耶惟是作入長途菲之冷局隨世則變塞爲羞達明則出位爲罪日索米長安闒侏儒之飽苞苴竿牘學小夫之智而已君卑貧自有道願老師終教之家君想日共晤對諸所不逮勿恤匡扶

與吳靈麓孝廉

弟居恒謂有第而不盡才者矣未有才而竟不第者

也即有之或其橫溢格外放浪爲高不則標賞意中但取獨解又不肰則其潦倒志衰輙苦徙業而中廢焉未有才而及格又方漸方銳如仁兄而患不得當者也最患貧爲祟耳要以丈夫自處亦不盡肰同袍即貧差强於諸生諸生不苦而同袍苦之乎凡此皆生於受享之習耳若能破除俗累一意攻苦如諸生時又何貧之祟焉蕈草如不佞弟洵不足數曾亦病兄之病故輙以所自信者信兄幸吾兄益自玉以見吾道之成也漸令君向開倪姚兩兄力口之即兄不

以借顏色爲光朕持向妮娓璵于業固知巳矣

與張懷卿

斗獲分趨庭之餘得有今日因以不負長者勤施還爲長者慰藉焉幸甚幸甚政恐猶于之歡不勝亾友之慟耳君家玉樹參差相望天動明德固未有涯而吉人復以其旋之履考之或盍之來有違且弗克者矣斗十月倒得中翰職閒此中頗閙而冷閙則可藏拙冷則吾素也引分營職可幸無戾處卑貧自有道惟長者時教之介旋勤此與居并謝前雅禀秋寒劇

伏惟自玉

與盛菊泉方伯

海內顓明公休問甚盛斗得以枌榆之末代父老之口亦自幸甚惟時事孔亟當宁䡬拊不遑屬者五龍竝起於田於淵而東山桃高北窻脚企殆非所以副簡在而答蒼生卽斗一關曹小吏竊窺典刑有如饑渴竊謂巢許可棄唐虞尼父不可棄春秋明公以爲然乎否也管窺不見天固好言天惟明公裁答

答吳觀我太史

桐纔如掌耳有門下及康侯安得復有不依斗哉惟
末流易波今且及溺以失易得各不相爲非激論也
諸勿問不朽業三不盡係是政如大海一漚發耳認
取幻身執迷虛貴又介介辨位置崇卑且擯辟而爭
焉夌虛一塵犛蚋其搏以當慧眼可堪一噱果爾安
得康侯之翛不得離而門下之不可彈冠志快也惠
教欲了塵相妙指妙音振我特甚竊謂了塵相易不
離塵相證實相難不証必不能了厭離求了巳不了
矣門下於此久了了者自了了他作何終振之役旋

勅此起居并謝佳貺稟秋寒切伏惟自玉

與齊犖玉

蓋世有至文焉不知者不知之知者不深知之是可惟也若夫不知知者不知之耳曷惟哉且士又烏肯以其所不知易其所知也世固終不乏深知者矣弟所值名士無不首詢兄寃兄憐兄者弟謂有長技足信不受憐有大物足償不受寃即寃且憐者未嘗不心折弟語也許靈長悪得神君去去桐繼一衣帶耳歌秋風詞取太平踏北裝有代柬矣

與何虛白民部

人謂秘省閒散中料理自家事亦不閒乃半從馬箠杯酒間消之餘則所至乞差相逢稱貸而已閒局不負官官乃大負此閒哉仁丈何以旦暮教之使不爲悠悠者續勿第以青瑣皂囊爲後來妄想也門下素心乍入熱途閒情遠拔勞局似職守性地稍不相宜弟謂不冷必不能熱不閒必不能勞若一向熱鬧勞攘者到此一味糊塗矣至如陟岵心勞正須强以王事賢勞解之耳未審管窺之幸有當否也新都潛生

極吳生師禹者先後各有東方之事又皆與季君夙契聠翩之逕方喜似人于其叩閽或一使望塵爲德若云以門下爲息壤而弟從臾焉則舌有結矣不周風凛逸徹尤切多方自玉

與徐肩虞父母

斗不肖獲於賜行稱兄弟又得於宇下稱子民邀緣厚甚撫心幸甚鄉人來者徵榮任期又聞述初政不弟慶父兄子弟託庇二天郎桐之父兄子弟先後循良踵接若久遊光天化日之下而忘其陰晦焉則何

以得此於天也令兄竟借重南陵南陵去桐襟帶耳又姑孰孔道而姑熟主人則項爲老時得借眞指君爲德星之招焉亦大快事令貴邑喬翁眞長者天若以此君代爲桐報之獨弟濫竽冷局漫無建明今日乞祭差明日乞葵差日伺在任在藉之大老耽耽焉殆學矢匠之術矣可爲一咲惟是引分營職就中亦自難報塞幸台臺有以終教之

與孫鏡宇

俚語書卷上請政政所見如此不自知其謬也幸眞

教之別書純陽二詩扇頭以贈遠遊其云學道先學貧弟與仁兄頗近之矣附青錢三百文少佐芯屩之需歸來分丹砂少許療我恒饑如何

回房公　壯麗

不佞斗生平佩服典型如臨師保暫遠德星便欲借重吳門而江右先得之至今猶懷悵悵水利一事不佞以一片癡腸持此腐議不謂省直畧見舉行而且先行于貴里不遠之則可借以風從此三輔之民得
脫桔槔皆老公祖明德之餘也不佞何功敢以為謝

敝差苦無多錢謹檄助伍拾金用樂厥成爲語 由疇
子弟世世習之勿忘也役旋附復不旣願止

回胡公思伸

天津屯田知久在台神且屢見批詳將旦暮見之行事矣不佞東巡時復親往其地見平原沃壤一望數百里且河渠溝塍彊理一一具在遂不禁神往議欲復前人遺蹟以贊台臺新猷而不佞且代矣只得會卒具疏上聞且星馳請教就中加銜本道及改銜本判權宜責成不得不如此諒台臺有同心也念此數

百頃者不過懷隆緒餘耳倘不以爲謬更得大疏一言則事濟矣至盧判官卑任重心力可嘉而嫌怨不少全惟台臺噓植之方得一心營幹此事耳

回董公應舉

卜素仇殺重壓廟堂之憂知台臺處之定有勝算矣犬羊爭骨來必非利但謹固衆土我自爲備不必問之與衆可耳敝差且竣將已倦飛敢再辱貴鄉以爲大命羞乃雅懐則篆刻之矣

回靜公國用

台臺方抵遼而長安得飽眠甘食皆明德之餘也■情未衰勝算未得識者有隱慮焉閱來教及書稿遠猷鴻略具見一紙中此眞經臺之忠臣也第其事地方忠告自不可少恐悠悠不諒以爲同里同舟或有異意䑛有從中釁之而大事去矣不佞亦台臺之忠臣也休戚實與共焉敢不忠告

與袁公應泰

自台臺出關而廟堂安枕矣惟是■氣方惡我氣未揚局內人思登壇局外人多掣肘有一于此足以敗

事而況兼之此今日之隱憂也伏讀大教犁庭之舉尚難欲速台臺若已深握其肯綮者利害在身安危在手是非在心在户如近日城撫順收降[illegible]請用人諸項似當據實見聞明白告之君父告之朋友不必一一照管也台台之見以為何如諸不既願吐

回郭公之琮

維陽衛蹟嚴壓壯猷如老年丈者當在龔黃韓范間求之也邇自東方匪茹各邊蠢動老年丈扼西以撼東攘外以安內其功尤不可及冲聖新猷勞臣異數

方來未艾惟益爲國自愛是望

回浤公珦

虜匪盜藪無日不爲年兒苦今且去天末而依光日下炎清懇數月即當叱馭而前其事沖主以佐時艱毋久優游里門也別諭矛盾者二讀之絕倒張少司馬自奇男子跡其在黔則苗伏去黔則獻擾此老一身係雲山輕重明矣按臣舊爲代天夜郎急見漢大故鼠子敢爾乃其下馬羅拜居然張忠定遺意焉亦何礙于撼山岳也者而欲匿之諱之乎由斯以譚矛

盾不得一焉年兄得無謂弟善解嘲乎亦當爲一絕倒耳

回胡公 思伸

不佞居常感慨吏治廢幾身親稍得一當及至當境而察吏安民四字菘如也甚矣躬行之難也乃蒙台臺左提右挈免于大過爲幸已厚別諭屯事方開廬判氣銳疏中掣肘之慮眞已洞見肯綮處此時勢不得不爾總藉明旨以責成之用至誠以感動之而全仗台臺之威德以主持之庶幾其有濟耳錢粮苦無

湊手不佞勉爲設處三佰金以應急用不佞代矣能問一簣不能問九仞也

回袁公 應泰

讀台臺屢疏不覺喜而舞愁而號又感而欲泣也惟是城無順一節今日第一緊關事亦第一件難做事城則必爭爭則必戰能拒之于關外而後能殲之于城下能必戰以誘之來而後能不戰而驅之去廟堂爲此殊其難其愼想台臺慮之至熟矣似不妨明白辭說以聽聖裁也如何如何如何

回余某

不肖斗維系後進觸徃台臺者垂三十年當癸丑之役斷梗孤根又出手自培植竟未一望末光可謂相與于無相與矣冲聖當陽政行流水一時結綬彈冠遭逢極盛翁臺丹心久著道望夙隆似當丞為一出以荅主望以慰輿情匪直同鄉後進之私也其質直關陋不善趨時信理信心期無于媿謬承大教字字格言款不齋心獻之當宁

葉相公台山

今世所推社稷臣則首稱閣下而首犯時忌百計摧殘者亦惟閣下此忠臣所以寒心而義士所爲髮指也斗笭大于耳目之官與鬧當世是非之槩而坐見荃蕙爲茅蘭芷不芳中夜循牀當食廢箸者不知其幾非爲閣下爲社稷也迨至輕犯狂鋒力剪元慝賴諸君子黽勉同心復見天日而糠粃在前瓦礫在後就中篠之揚之者千態萬狀又賴諸君子先事廓清臨期戡定得有今日亦非爲閣下爲社稷也蓋至今日彎弓而射者日日爲覆楚之謀矣閣下且有東山

之枕未可輕擲一語矣設局轉奇布著轉下至于君父安危漠然度外鼠子敢爾安問其他一時魯國男子正不乏人此又非爲閣下爲社稷也以天之道社稷之靈山鬼伎倆會有時盡只在仲春見清明而閣下之安車蒲輪此其時巳方今主上幼冲中外多事一柱承天是在閣下惟閣下爲社稷夙駕幸甚斗斯進孤蹤生平未通左右辱手函先及慰誨勤勤輒因羽便附布腹心惟其疎狂臨楮竦仄

回黃汝良師

先是從倪門生處奉老師手函奬借推許匪才肖所敢承然不敢負君以負師夙興夜寐是用凜凜耳君恒以匪躬蹇蹇之義入告君父出告朋友而物論難齊由來已遠兹以至上冲年宸斷未定喙喙之嗚誰與正之恐太平尚未有兆一時耆舊俱覺晨星老師應運而起以求報之先帝者報吾君之子而令不肖黽奉以周旋庶幾猶有回瀾之望焉公論大明得此沓一爭而愈暢從此順風縱鑾矣慰甚慰甚一役已遣而導使適以恭慰至郭門生以爲可附致也遂不

敢以戔戔者重爲鄭傳累懸楮懸切

又

頃者兩月之間遺弓再泣淡旬之內訪落重新雖諒
社稷之有靈可謂國家之多故最憐先帝爲太平令
主老師爲講幄重臣若使少爲歲月之留當立見二
堂喜廸之盛而求舊雖殷彌留不待登惟其等無色
于班行抑亦先皇不腆于天上今皇幸志存繼述而
朝議其切典刑覆旣在卽侯駕未遑矣惟是新人一
二之薮非遂致元老十五年之林壑旣不能直排閶

闕又不克拔茅連茹備得遊奉詔言因緣啟事似此門入何當國士至若光斗受恩深重報禮尋常循省浮生真挺挺死屬以巡歷方竣擬通半箋而鴻羽有因附上一牘不腆芹私知在慈鑒

回劉父母 時俊

時事如此而名賢再蹶此其關係不在老父母一身也爲泌樂饑老父母有何不得只孫讜揚有事悪起異入于我居天半將賊無及耳念之耿耿惟老父母益爲國自愛不佞巡歸抱痾幾無生理入春始簡手

教勉答數行諸不旣馳戀

回吳伯與

弟屯田數月耳而水利之行十三四此三四者何補於國家亦聊以見西北自可水水利之事自可行留不遠之則以破非常之懼是不佞弟之本懷也近亦議通行秦晋間矣不佞弟喜其行而復慮行之不得其人猶不行也而將來大行之路更無望矣翁臺以爲何如台兄倆事哀鳴目不絕聲可惜千秋後讀大篇者正得哀而不傷一種性情耳羽便附復不旣

寄王公　柬帖

其在班行中屬老公祖知愛最深提誨亦最切乃屬緣深厚再託宇下盡潤及三與者老公祖明德之餘而潤及不佞斗者則三與之餘也欣佩欣佩先是報命匆遽百節供疏回首泰岱不勝仰止

回安陽縣李某

不佞知安陽非知門下也亦願門下知屯馬母知不佞而已矣水利盛行世澤不朽即不佞知門下與門下知不佞者毋出此若更以數昔之餘為民開濡沫

之用是仰不佞身受之也附復併璧謝不既

回王公復典

方今之世傳舍其官若且其政但得無咎無譽于職以內足矣安問其他若夫一心營備一心營田如台下者舉世未數數也此不佞所以心服也小疏何足垂台下而煩致謝且重名德以滋媿役旋附復併璧謝諸不旣馳戀

回熊公尚文

接手敎知禍星指楚矣遥思旌節所至墨吏望風蒼

黎蕪日定有酒肰一新者惟是典刑漸遠無可就正

當此賜履之辰預卜弄印之待惟台臺益爲國爲道

自愛不宣

同解公經邦

自直鐘得名臣而至尊無憂社稷矣慰仰慰仰惟是

外訌内虛殊無長策未雨終日尚屢台神力破積習

而整新猷非台臺其誰望焉遠勤惠問足仞注存附

復不似馳結

囘河北道吳公瑞徵

門下瀉獻駿烈小疏不足揄揚百一敢煩致謝巡水利一事大河以北遂當中州三之二非門下苦心擘畫安得此但期實蹟實效百世而下尚有歌詠明德者況于身親見之者乎若夫相與于無相與毋更以指係為明命辱

回晉州王公綱

才品如年兄豈以不佞一言重年兄自為重耳賡幾夙夜以承終譽惟深念之相與于無相與毋更以指係為素心累

回濟南推官張公應辰

門下非山東一人而天下一人也聲實茂矣司李之日淺而伏蒲之日長矣夙夜永譽以俟殊徵念之念之別既足仞高誼但相與于無相與顧與賢者守此古道耳旋役附復併鱗謝不既

回寶坻縣許公都

門下清貞挺勁卓冠一時小疏未足重門下門下自爲重耳疏渠一事爲地方除數百年大害而孝廉倡率吏巡前報門下世澤不朽即不佞受賜不朽矣惟

是附近京師耳目難欺若其不實他時必有藉為口實者惟門下念之景府錢糧項已具疏題明該縣以四十七年入册充餉奉有明旨更不得紛垂涎矣附復不既

回兗州王公 隆德

方今薦剡之章數多聲過其實若稱之不盡當之不媿者惟年丈一人而已見新報山東卽擬江南騎竹去思求慕惟此一時不佞濱江之人也又不暇為地方而為故鄉矣別覞川情甚盛素心之交何以有此

力擬時趨其敦古道願與年丈守之

復黄汝良師

春初一函附奏慰之便不省隨有學政之役自季春出都仲秋始返意老師將已抵任乃奉大教似若不肯輕一出者方今聖政初新人惟求舊老師以救時名碩應側席虛揆暫借留都旋當大受似當為冲聖為危時勉焉一出所謂王明並福非直門下私冀而已承教以屯田[illegible]奉誦再四豈但金城之方畧抑亦隆中之款言而當事者不能行不力行今河西石米

十二金人日食三錢不得一飽而猶日言進取言㬍
復言掃穴犂庭正老師所謂爭利僥倖未見其可者
也前小疏中以便宜畧見舉行適當改差遂不克竟
朕什一于伯尚存其遺異時老師秉揆而不肖以牛
馬備驅驅或一用其所未足可耳

回中丞王公 象恒

奉干教知臚星東指矣江南積懷有年緬想旌節所
臨黑吏解綬穴鼠潛跡不但豈芑之幸而安中國以
四方其江伸平悲賞首賴之而地方父老子弟

之荷戴又甚〔條矣㫗㫗待罪學政五閱月始完科場
之役喜故國〔之有天復念典刑之漸遠舉目回首走
有膽馳

又

湫氣漸高■氛未殄臨風有懷對月無色所賴長劍
倚天巨靈鎮世使秋色滿長安而桂香浮廣陌類眹
一酌眞不塊身在異鄉爲異客也

回青州府
　萊州府

門下循卓之績小疏不足盡百一乃煩致謝以重不

德耶時事多艱兵荒交至此時爲二千石者勞來安集倍極苦心不佞無以佐官家惡敢復以捐俸爲素心累旋役附復併璧謝不旣馳戀

回王公國楨

不肖之四閱月而完塲事也幾以身殉之雖乘李無言而宮墻之下蹊深一尺矣老公祖獨念及勞人乎東事大可慮守與進皆無成算事惡必調通兵出關事緩謂通兵可已耳老公祖但料理現在之兵爲他日一憐之用一切人情緩惡且置不問何如

回吳公 光龍

東事决裂神京戒嚴天雖爽以閒暇之時人尚無綢繆之策設不可再幸不可徼宗社安危未知定局郎弟等一腔熱血政不知灑向何地耳年兄夙抱壯猷政當出而爲至尊分憂而還朝之期似尚欲遲遲者抑何以慰將伯之望哉

回張公 之厚

延鎭非無事之地也賴長劍倚天遂得覊縻無恙以故廟堂之上得并力于東而不謂日削日單漸至空

國■亦蠢蠢動矣雖壯猷元老屹肰長城而此■蠢動于西則東方之■益不可問此與直關廟社安危非關一鎮也輯衆固圉及今或尚可圖知台臺不遺餘力矣遠勤慰問倥偬中何復及此附復不一

回饒公 景曜

人心釀為世道世道結為國運其在于今已矣夫復何言而與國為仇者尤有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之意正人何計而得全國家安得而不亂哉言者來歷不可得知時仿阻抑異己陰嫉或俱有之而京營一缺

即有攘臂而奪者矣此時抱膝吟梁父未必非福而京營付非其人此又關國家之運耳言之耿耿淸議自存禺望不損幸益爲宗社自重役旋附復不旣

寄劉父母　時俊

天生老父母以衛社稷乃人尼之于東而天成之于西兩事成而仍以東事付之盞不如是則豪傑之功名不顯愚人之耳目不信此天所以爲社稷也露布有期還朝指日不佞子民且賡壯猷之章以俟若但了西事而東賊轉昌恐貽明公之憂方大也念之耿

耿

回李公 成名

台下在齊齊重在楚楚重行且以兩地卓異借重卿月矣望之望之舒泰老稚相慕緇衣篤好人有同心惟是時事多艱日甚一日西變未寧東師再潰泥丸難封烽火將徹台下心切震隣憂懸根本將出何策以匡時而且教夫迷陽者念之耿耿

回許公 葭城

海內所稱真經濟真肝膽必首稱台下而屬在維桑

此與倚光論宗社之福也惟是東事孔殷西兵再變
與將為明公之憂方大而吾斯既信好謀而成識者
已知隱隱大雲在寶婺間矣

回徐公 憲卿

每讀台臺封事熱心苦口輒令人感憤淒惋不比於
尋常諫草也東西交訌宮府罹雜洵如台諭近且倒
持大阿恣行予奪如近日奪廷推等事二正之季所
未有者假借為之吾鄉倪王諸君子得去所矣惡不
可為善亦不免吾輩將奈何哉[illegible]騎將來廷議未定

不能掛冠神武但有抉目東門耳故人猶復以縑絲相念乎

回馬公 從龍

淮陽非無事之地也有事則禍先受之讀老公祖奏記爲之塽然而國家方東驚西馳湯沐之地一切照管不及此爲明公之憂方大也奈何奈何往快壯志抑工食之議原屬苟且權宜國家只當緣食以責兵不當困兵以廢食一不依曾屢向當事言之不自知其有合于台處也此東南之福也

回盧芳林侍御

夏初得手書知尊體大安爲慰入秋塘鄧犀老詢起居而後快可知也不佞弟忝遽受事晝夜爲勞皮骨僅存神理都盡惟是從放榜之後知得售者大約皆伯樂顧盼之餘未嘗不沾沾自喜庶幾不失規隨之義云爾久稽脩候惄如胸舂不腆一芹聊抒積素時方嚴寒爲國自愛不一

回易公 應昌

自老公祖照臨敝鄉斗適有科場之冗晝夜拮据卒

卒無須臾之間通候左右惟是嚴霜甘雨日與父老子弟忻戴而已方今東事孔殷西兵再變戰守既無長策撫勦亦無成謀號澤窺閼萬一蠢動長江一帶必先受之恐老公祖之憂方大也目前不必更言東援西盪但團練鄉兵繕脩城池各保地方意外如近日之守延安者俾是懸着而又在有司善奉行德意毋爲百姓擾此則地方莫大之造耳

回陳公 揆

恭惟老公祖台下熙朝尚呂盛世璜璜道德繼以文

章事功本之學術靈在二東竊附下風私心自念安
得普覆露于湯沐重地以造此江漢之民其有瘳乎
乃竟如夙願殆有天幸非人力也接手書知福星儼
然照臨遥想德帷所至草木皆殊萑苻雨化惟是長
江亦漸多故矣楚據其上游而吳當其下流卒然有
變禍必中受之計詰戎振旅一破往日因循而新元
戎壁壘者老公祖已籌之豫巳地方幸甚不肖幸甚
別睨種種非予民所克負荷謹蹔盛程以識明德若
罟之觸襍之外而以舊誼相遇是罪不肖也附復併

璧謝不宣

回楊公　述中

方今東事方殷西兵再噪而台臺以隻手扶日自今之東盪西平天生一人以衛社稷豈偶然哉伏讀大疏似已盡得勦撫方略而譚笑指顧有餘裕者敬服敬服度此時賊外困于秦氏之重圍內迫于安氏之擣穴兩無所歸必出而四掠而貴鄉無寧團矣又安氏大得志亦將有後憂此不可不辱明公慮者

回王公　祚昌

不佞往在屯槩未受謝同事郡縣可問也即甚知愛如令郎亦未敢以異同取罪況道義素心之交如台臺者乎夫橋梓之愛不佞與不佞之受愛蓋不在此幸炤亮畧面謝不一

回李公某

憶與翁兄同在中行時寒酸聲氣歡然得也乃翁兄八閩南曹一麾西徼聲氣依然而間關遂濶矣南中疏至甚爲駭愕接大教乃知齮齕之故誰是時事多艱西川更劇塞翁之馬未必非福翁臺品望日隆不

過稍需數月即補重地耳別揭謹心識之

回熊公　會渭

方今循良卓異爲吏治第一人者唯台臺則他日材世救時爲臺省第一人者亦唯台臺世道之幸知己之光也慰慰藉藉輯玉已近內召不遠貴鄉即號多材如台臺者自應首屈指無擬幸爲爲國家自玉

回韓公　初命

見門下於深州即爲國家慶得人方擬特疏上請而經公過薊即以鴻才相屬遂蒙謬信而特開燕此宗

社之靈也亦經公之幸也門下試出禦倭策苗之緒餘度賊情若何戰守大畧若何聚米印泥必久有成畫在胸中幸便中一一示我毋以寘寘決事也干戈搶攘何復念及故人敬以佐軍中投醪萬一併心照不旣

區高公某

以才品如翁臺仕而厄厄而病天幾不可問而竟以一七霍然也亦松佐漢白衣與唐豈偶然哉▆事日棘舉國無人世自求明公明公豈求世但大疏不専

云■而引白前誣銀台濤蹐恐亦爲此惟是天欲太平舍翁臺其誰惟益爲國家自玉

囘錢公 繼登

往在都門辱在投分而竊見白雲之司有廉而淡靜而正如台下者實心向往之一麾出守邀焉河漢乃江右穆如之風時時到耳私衷竊自慰藉黃金璽書將卻巳有餘寵焉

囘吳公伯與

翁兄才名推倒一世亦遂受一世之顚倒推移數年

以來變態畧盡弟靜觀所最悉也近日江右缺出弟首舉翁兄對而疾足者至六七輩遂令主無詣耳處大約時套爲地擇官每一缺出人先授意於地方之顯者因迫得之而且以爲德而且以爲償主者受成而已翁兄落落於此未能也此所以終苦於疾足也惟是聲氣應求地方自有額而雖恐非得者翁兄亦試於其所應求者一道意而不俟弟乘間從臾之開在茲之文而佐以當宁之化其有幸乎不一不一

同功公學顏

青在青蘊今爲赤縣春風化雨隨在而沾漑也慰甚慰甚作令無他道拿定潔已愛民四字時時提醒自有美意良法相併而來其根源只是不離秀才寒酸氣便是不變寒眞本體眞作用惟門下思之遠勤惠問足仞高誼附璧不旣

回天津道某

天津屯事不佞初小試之耳遂小小見效纖毫皆門下造也習射一事亦偶行之諸生鼓舞似亦有機遠方慕義輻輳而至開設屯學小之爲軍與之濟大之

為地水之師不佞于此有遠心焉往在屯不得問學今在學不得問屯雖屯學二事是不佞所得問也門下其商度一切可大可久以貽將來澤之無窮不佞願與門下共圖之

回李公夢白

其津門領大教後即有衛士之役皮骨僅存心血都盡卒卒無須臾之間一候左右每念台臺籌劃苦心經綸巨手海水可枯此勞不可泯至奉手教一身四易經畧三易督撫之語直能使無胸之人皆作有情

之感而況凡百在位者乎不肖斗半年不聞朝議入都聞將有虛席以待台臺之人者冲聖危彊恐非名碩高蹈時也屯政稍獲纖毫皆出台臺籌畫前見盧倅乃知之台臺可謂美利不言者矣敬服敬服

囘王公　國楨

方今東氛未殄西變再興戰守勦撫茫無成畫而中朝之上議論日煩成功日寡中旨頻頒大權漸落由此而無變計恐終非太平之象也老公祖竭力支撑勞苦功高而事事掣肘呵人不應而又以應人之呵

悪則需而緩則棄今之事大率爾爾可奈何承教聞
命矣

　　覆熊公　　　　　　　　　　　　　　　　　采鑑

楚蜀咽喉全在于剿賊即無大志西南之禍復繼東
南而始深哉台下之爲慮也不俟二年前便謂此日
以天下供■而不足他日以■以天下而有餘殆不
幸言而中矣此將勞來安集全賴賢明公苦心王文成
與伍文定事業台下自傻爲之不必仰望廟堂也遠
承惠問足仞注存附復併謝蔣專多艱願言自愛

回諸葛公升

定遠甘棠遍野而樹者先受剪伐矣往事眞令人撫膺徐太史數爲不佞言門下治臨狀殊心嚮往之而不佞往治屯亦畧有效欲得一當以用門下而用人者悠悠泛泛艱如轉石又不但寒地寡援窮途易擲而已時方議大修屯如門下者自當首舉惟益爲國家自玉且晚當有量移也

與陳太守

不肖某徽梓隆河潤亦既有年乃踞蹐高厚缺焉起

君非敢怠之惟是代父老子弟引致輿誦于輦上而
聖明亦雜採風謠以爲聽書之用則就日長安者政
其依眷睨下者矣茲當較士之期冰鑑在懸人思得
當乃斗更有獻于老公祖者二科舉之額太窄也儒
童之限太嚴也桐鄉僻處江陬于海內爲仕國青衿
五百有奇而科舉不滿四十每一科試望貢院如登
天望學院如登第憶庚子鄉闈八人而科舉之數纔
四之何以鼓豪傑嚮用之途開下士矜奮之路即不
能比于蘇常之例亦宜倣休歙而增補之至五六十

名所仰望于老公祖者一也桐之儒童五千有奇入
府僅十之一入院則百之一入學則百不得一矣甚
有白首窮經不得望見提學者言之可為酸鼻夫上
之人稍塵乙夜之覽而遂慰士子三年螢火之心了
一生蠹魚之願何憚而必靳之臨之令即不能驟開
非常之原亦宜額送三伯餘名而進學之數三取一
焉所仰望于老公祖者二也憶丙午之歲正學臺造
桐之時力請于當事儒士科舉七名此皆近事又學
臺所已試事也夫學臺節不以畏壘私桐恭李比桐

朕抱樸而憐茹荼而苦者亦既身親之矣朕非老公祖極力主張則孰與承宣德意而成千載之一時不揣欲老公祖乘多士之願開不朽之功令科舉取額若干儒童進額若干一請再請得請而後已不但鵬鶚秋天乘景運而興者多多益善即前規後隨永著爲例老公祖之樹人者當與天柱江漢之靈世世同其高深矣不寧惟是塗轍既寬奔競自息才者緯朕于進取之途而不才者安守其不爲之分風俗教化又未必無小補焉僭布狂愚惟老公祖留意裁詧幸

甚臨楮主臣

寄孫相公愷陽

自鹿杜兩公入京而闔門事始在人耳目間然猶有不可盡信者而不肖乃得從鹿公朝暮咨諏不但抒鄙人之杞憂兼悉帷中之方畧蓋夢中起舞東望加額者不知其幾矣進取之圖廟議畢竟難之不肖固知易辨耳而不敢以爲易者念斯事體大請而行則撓于目前便宜行則撓于事後成不成皆有掣肘將來之守不守又有撓於閣下即欲一切聽之而有不

能也閣下不如乘此時一來面告皇上併告舉朝士大夫面使不能任不肯任者一切委心縮口而後將帥三軍一鼓恢復隨做藩鎮之意如國家沐鎮守例而以一忠幹通侯永永守之閣下仍以汾陽入掌中書此則萬全之算而可爲明主言併可爲庸衆道者也不但此也武侯出師宮府一體三致意焉今南北司如水火而斟酌損益亦無有爲攸禕允之言者奉孤王爲守府而刈士命如刲羊怨毒已盈蕭墻慮廹此殆非閣下成功于外之時也王文成之平逆濠也

功成有戒心焉楊文襄之平安化歸也攝而兼之安矣不肖願閣下先又爲文襄而後爲文成管夷吾卑卑不足道猶未有合尊王而攘[illegible]者况其上焉者乎不肖歸矣即閣下未必見採且存書生此言以當爲噓

與張公藐姑

易曰德薄位尊知小謀大力小任重若爲不佞說也寇之致也邇已手教云云深得治世肯綮而當事心腸大熱行之畧欠條理亦有匡救所不得者總之行

祖宗之制且不可況于變成法乎至于權閹亂政四
年于茲士大夫不得志于淸議者委身以從之初走
險以求勝後乃畢智以効忠如近事見于邸報者台
下想爲寒心政本之間半是刑餘之氣所不受變者
僅蒲州一人耳然亦岌岌矣士生其世不爲陳蕃李
膺則爲五鹿充宗乃知古人耻不與黨良非得已台
下定識定力可以持世而轉世者幸益自愛宋之元
祐諸君子終託於韓魏公也他日當思不佞此語

再寄孫湘公愷陽

今天下有兩大忌焉不仇▆而仇禦▆者不嫉璫而嫉不附璫者有一人焉力倡大義曰禦▆者有功不附璫者無罪也則必群指爲不祥而仇且嫉之者更甚此不肖之禍所從來也蒙閣下詔以盡言夫言未可盡盡言而得禍益深此中自有大主張者爲之但道險而事醜發之大驟負不義之名于天下未免甕𧄼而不敢動而勢已成矣安得閣下入而主持之緬惟昔年故輔託身保監流毒仕紳不肖等奮不顧身剪此大憝而閣下從中維護得不焦爛其首今日殆

有甚焉懲前毖後安得不令人思閣下也閣下早入一日則早貽善類一日之安不肖去婦也何敢復問深筍乎臨楮耿耿切耿切

司藥閣下台山

知幾其神乎閣下之謂乎不肖勸諸君子力留閣下固逆料其有今日而不克如區區血心者天也數也命也至今日乃思閣下甚因思不肖之言肰而無及矣乘時勢之極變用人情之極思閣下庸輪之機動矣五陰之剝七日之復只爭閣下一身去就耳何也

閤下之未去也已早見動之微天所以厚閤下之終閤下之旣去也人復爲叢之敺天所以[illegible]閤下之始唯閤下自愛併爲元祐諸君子愛不肖罪重罰輕微聖恩已厚杜門補過唯日孜孜因思剝復古來恒事卽大聖大賢更有什伯此者唯行法俟命順受其正而已遠書珍重且在鼓盆之餘罪廢餘生何以得此展誦廻環不覺欲絕匆匆拜復稍定驚寬尚容荅候兩公孫世希爲叱致

與姚現聞太史

前接手教煩悶中讀之如沃我清冷也君求伎庇入選竊不欲作諧老書者政謂敝邑有兩人耳乃于赤石師處時時爲之地矣嗟乎巳矣此意亦不必令君求知也聞兒言差回當此歷歷靡騁歸亦無安枕處不若且過內言另作商量耳新吝中止者較上吝爲勝朕物之不齊情也可奈何蕭州近疏殊非本色何以至此會奏是非不謬而要緊處未拈出至處分大義未見禀朕不知處一鴻臚遣一罪瑠一筆可了何煩舉朝之鬨爭四月之會議而後定耶選侍之案全

在不欲封貴妃而封后又在抗留皇上不使出既出而追趕既到文華殿而猶傳諭云如何不逼李娘娘又私覧本章擅行處分此皆垂簾本諸實事公疏中但及李娘娘一語而已非全史也先帝賓天始以進女繼以泄藥又繼以紅丸部疏及紅丸矣而遺文升會奏及文升矣又遺進女不如高陽無形之斧斤數語爲實錄也手教云近日主上在講筵云垂簾事朕還記得公疏中何以不入此一段宜付史館宜莫如親承之天語不以此傳信而更誰傳乎弟已有字與

鄒老先生言及此事兄可往而實告之不但傳此一言爲信史于上胸中尚知此亦宗社之福也弟亦有一疏差上無寫本人候到京請教而後上蓼州云兄杜門有所著述想亦爲此得弟歸而上之期于成一代不朽之典而已帖括勞人心血都盡安得同知已慷慨一開口也

又

令甥舅竟大魁天下可喜三年一將元不足喜喜此官得此人耳侯掌科何以有此佳疏何以有此重處

朕其名已重矣大宗伯無入春明一疏足見守節朕采見究竟結局近聞有將移宮始末具奏之旨此事在京者少即在京閣曹未留心者聞見亦不的惟兄有真見聞而又實實留心可將此一段公案明白告之當事乎示上有泰昌日錄李本寧有庚申紀事皆不甚確朕可悉攷也兄能以數日之閒彙成一書使躬再加訂証可乎此非但為目下亦將來信史也此一事關係最重竊謂蒲州相公當有一專疏直述始末蓋他以閣臣與聞定筴事安得不言其次則冢宰冢

宰多不能斬釘截鐵不如蕭州一疏便可作案耳新
咨下矣議論當有一新疏中有骨力識見者幾人幸
示之節選想亦不遠齊君求似稱此選兄留意焉

又

別來神之栩栩日在左右從陸中老處得于書行時
多冗未及作答而翰教再至知不罪我疎也年來世
道清明正人尚往似覺門面可觀而小人不得志于
清議者往往鋌而丟險投身中璫以求奇勝如南昌
景陵晉陵吉水長安芮城益都婺源安邑潼關皆以

中旨去其淤專用于內而以外合之近又兼用挑激之淤使外之人離心異志譎諭詭詭千態萬狀乘間而發而以內投之蓋陰陽押闔固已入神聖地位矣如近日之閣部部院羽輔內輔無所不挑纔解一結又一結生而兵部鄒匪石舊以淸正名第開于鄭玄岳及閩蓼老者甚悉曾一稱其邊材其他薦爲璽丞職方及提學者不一而足太宰以譽言籍甚調入銓司而又兩蒂誚旨命下之日舉朝讙喜讚歎而挑之者以爲不與閩鄉人便以坐弟與魏廓老而一矢加

遺焉言在彼與魏而意不在事發于江右而根不在
彼去矣翩翩緋緋來矣雖勉撑于目前必大猖于日
後此台臺他日之慮也而清右見色之舉蕭州無根
柢之容高陽不得入即入亦不見容舍此三公皆另
是一番人而吾邑不足賴矣翁臺入而悉悉調劑之
或尚可為安得文起出而主持可咄嗟定而無奈錮
之者甚堅何也櫳瑞似已貫盈媚竈者似已無禱天
道人事恐亦不久翁兄兄近報想知其槩只是天變
地異疊見層出待得此輩煙滅灰飛時而國祚隨之

矣奈何奈何蓼洲兄相聞爲弟致意匪石一事想亦
此公之所欲拔劍斫地者就中發難之人卽昔年與
魏兄爲難而翁兄所共戒心者也存之勿輕言寧人
負我毋頗守得定只是其人頗能爲兩舌願諸君子
愼防之耳

左忠毅公集

桐城左光斗共之甫著

雜著

序龔無美文

余夙髮即能誦法無美文歲庚子得從無美里中朱長孺爲同門生益習聞無美文與人又六年始得從南宮稱同年弟且共疏事司徒署中所僦居又武相接也以故間得請無美文讀之惟無美亦謬以余知

文者將屬序聖俞生之後余惟今之號為文者曰時耳時耳盡更置其真面目一惟世趨之逐高者如逐嬰兒嬉啼頭刻萬態縱極臆成不離兒戲卑者直如逐市門笑顰作者偽矣習者又偽焉始令人嘔欲死耳幸一售而兩盲夜遇盛相美好彼此各不相知一不售而心口交責耳目亂營既失偽妍又擀真醜不匍匐歸則慟哭返矣彼其面目之無有而又何時也故為偽叔敖不如其為真優孟也況其為真叔敖者乎無美淵閎博與富有日新無所不備而一以真為

契言必傳情情必傳性不欲作題外勝語并不欲作
題內剩情大都傳神寫照如人而止魍魎魑魅之是
圖非曰能之人亦或以其不善圖世好也者遞相姸
且媸乃無美弗是也葢以再蹶而無美信益堅惟眞
故信惟信故卒能以信信天下余猶恨信無美者不
及無美之自信什一而玄之不白亦聊用以解嘲矣
令無美舍其眞面目一惟世趨之逐或幸大售或竟
不售皆不可知豈其以人之偶一信易吾之眞不信
哉郎不佞弟六年間守其眞優孟者未敢從業吾斯

未信實稱厥心得當無美或亦在是寧惟余與無美郎長孺聖俞先後以文樹赤幟未必不操契于眞也言成數子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卒書爲序

序韓緒仲文

韓緒仲墨旣出則都人士追得寤藝䏲之如渴飢旣成又走都人士如狂焉緒仲乃手一編于司徒署中示予曰惟子知我其爲我序余戲謂緒仲曰不有褒然舉首者乎何余之爲也君將懼以是爲舉首者訪厲也緒仲笑應之曰文之必有元與魁也其然豈其

狀乎余十年爲元而不得一年爲魁而得之余爲元于十年以前殆北面而臣之爲元于十年以後殆抑主而盟之余又安能以其可元可魁之身處于朝三暮四之間而聽功令之顛倒爲毋亦惟是了手了口使讀者了然于心目之間嬉笑怒罵盡成文章知者賞其神理不知者亦賞其色澤置元則元置魁則魁耳必欲介介介盡軀而分也其然豈其然乎予則謂文有定品亦有小變緒仲所欲爲者必中之業也欲爲而未逮者必傳之業也方能爲之而姑舍是不必傳

亦不必中之業也此定品也若夫雖不必中而後可元惟不必傳而後可以元可以魁可以中而欲爲必中必傳焉者反失之此小變也而不失其大常奈何見襲剿之熟而謂世無五穀又惡五穀之熟而遂鹵莽而收乎等過矣嘗妄意十年以前元皆嫡派魁亦元宗十年以後非惟元派稍殊即支宗亦復不相及矣此無他功令不一而士輕從業之故也今觀緒仲諸藐脉埋氣骨追踪作者十年爲元效見于此令守此不從業寧渠卯王齊盟即北面而事者何敢多讓

惟其惡于了手了口而且惡覩者了然于心目之間此所以都人士如渴如狂而未免懼爲舉首者詬厲也緒仲受言而笑曰子言非知我者蓋自道也命書爲序

綠雪軒制藝題辭

予不佞及雲卿未第時意中各相有已第後日杖馬箠挾竿牘趨輿臺後謁所不知何人蓋再閱月始一面相視而笑莫逆也然終不能舉意中相有一語復五閱月僦舍且踵接乃始手一編來問予予偶拈一

首讀未竟憮然咯然顧謂雲卿曰汝嘗攻苦爲元腐毫碎心困功令而稍徙業者乎雲卿曰然汝嘗嘐嘐道古進退作者自成一家祉爲一切鼻孔中語以博聾者一噱乎雲卿曰然汝又嘗枕山帶河幽軒別業磊砢飫啖菁葱淸邃盪胸決眥佐吾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乎雲卿乎是推几而起曰異哉子之知我也知文于筆墨之內易知文于筆墨之外難惟子知我勝我自知矣且子必常以身一一爲之若有得焉而若是覩切焉者不然何中之之奇也吾與子之相覷

而哭不得舉意中一語者類如此

賈汝後制義題辭

余所交廣陵友則張無始京元王聖俞納諫何許卿南金鄭仲顯茂華最著頗獨心向賈汝後汝後爲予言予與子舉同鄉又同成進士其爲人淸眞瀟宕同其所自爲言沉雄摯至同序予文者宜莫若子于是左子受簡而言曰惟言之同余與子所以無不同也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徵之爲言亦復什伯異之不能爲同猶同之不能爲異也惟言之同予與汝後所以

無不同也予猶及汝後同爲兒子號嗄語舉于鄉一再北進爲先進典刑語俱成進士先後利不利中多所自信清眞澹宕之致不少易非言之爲而誰爲乎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之不同卽所稱同心者徒課虛無索影叩寂寞求音有號咷畢世耳至乃發哭爲笑益復不倫惟言之同予與汝後所以無不同也汝後又爲予言㽞中王君道新鄭君鏦瀧林君之翰王君應祥孫君紹本及予同門生胡君光世朱君應蓮皆錚錚負奇顧卒後

予輩第異同之數殆不可知予則謂政患言不洞耳言誠洞何必以先後籍異哉即予與汝後無始何必不異耶予猶恨汝後草草一第不及見吾道之成無始諸君又皆幾成而失之成之是在後來者矣是乃予輩之所以同也

張憲明制藝題辭

嘗竊疑孔門賢七十有二稱文學者止游夏兩人而予與賜號善說辭者顧不與焉他日曰文莫吾猶人又曰于辭命則不能也豈善爲說辭者不必能文而

質直篤信如游夏者文迈歸焉所稱彬彬君子者非耶蓋憲明之徵言于不佞者曰生平自信孔訓而外別無文章夫知孔訓之外無文章也卽游夏莫贊一詞矣其于文也至矣

方君節詩序

余嘗見李伯時十八高賢圖其第元中傳之予心儀其人落落意不可一世及覩黃魯直爲龍眠摸三章贈元中而于聦子由分賦龍眠二十勝以繼輞川疑今玉峽在焉君節所謂別號者也乃知諸李文章品

行俱在蘇黃間非直以爽隱而已後四百餘年君節玉戒首肎風雅于三峰三水之間眉山兄弟與龍眠兄弟與一時遊者風流文藻皆極其致蓋慶曆之際于斯爲盛已而君節獨力追正始常自書其室曰莫以人言輕罷筆肯因衆醉輒餔糟其自矢如此宜其一往深情前無作者也君節將以唱和諸什付梓人又復即玉峽而新之白雲紛披銀河倒瀉一亭中央吟聲與水聲互奪山川人物相待而顯亦一奇也說者謂太雲隱隱當在龍眠間相待而顯亦相倚而重

蘇黃諸君所以至今者獨文章哉君節槩之矣乎非其人也

壽周太外母朱老孺人七袠序

內史氏曰予少也賤讀書能文章意嘗不可一世里中兒目爲狂癡莫有婚者獨外舅周翁有奇識一見謂人曰是必大左氏之族且以亢吾門亟以愛女妻之周爲巨族舅氏又爲其族之長者人咸以誚之終不分心也是時舅無子而女育于王母朱孺人孺人之愛女也甚于子其愛甥也甚于女嘗曰撫女背

曰庶幾六珈象服以善吾老乎老矣猶及待也乎果以庚子登賢書孺人先走一使于南曰得售惡報我益無奇兆而有奇識惟斯母乃生斯子云迨乎得售春宫而室人早世孺人哀之日焚香而籲曰余無孫佐視此女天不欲善吾老耶踰年而舅氏舉寧馨兒孺人含飴弄孫稍稍加匕箸而孺人喜可知也又明年而乎以秩滿邀封綸紫及簪履之遺煌煌天語以里巷微賤婦致勤至尊之優卹慰勞覩六珈象服焜燿生前者更爲異數而孺人又喜可知也孺人今晉

七袠予以奉節省覲過里門因得稱觴曰惟所以壽孺人者不過家人至情不能為文且又焉用文之也夫舅氏多隱德能聚散千金鄉里口碑之皆孺人啟之也幸邀天眷子孫矣孫甫六齡能過目輙誦吐詞成章遠近稱為奇童予相其姿度迥異嘗兒試以對輙應答無間響洵天授異才他年食舊德被恩命以光寵孺人直揚瞬間耳六珈象服且身受之不直如予婦故事者孤人行將德濡之矣

程年母與章

維靈質稟坤元德成巽順名門來歸克勤克愼婦職
聿修母儀咸正易贊嚴君愁愁哉庭訓希文悵豐仲郢
熊丸甄陶慈潓孳孳象賢五龍雄峙三鳳翽盤秋風
桂早春信梅先實惟太母木本水源迎養都邸板輿
般般萱庭桂砌屢舞斑斕乃公賫志乃母竟之厥有
介福維母受之帝念栢梁將旌其貞錫類而子行及
其親翟服龍章是用駢蕃云胡荻灰方晝娥月驟奔
溘朕一疾而反其眞廻馭瑤池蟬蛻滓塵嗚呼躬備
四德歷處三從篤生賢亂銘範始終克稱聖善赫朕

顯榮可以瞑目而罔時恫恭箏黍與令器南宫癸捷
秋籠向儲程門並雪稔閫壺範昭哉休烈感思矜式
以紹芳轍倏聞哀訃五内摧裂敬陳菲奠束芻瓣香
遐輀執紼遥迓故鄉繐幃慘暗旌帛飛揚神其依止
鑒爽洋洋尚饗

孫太孺人奠章

令德惟貞淑愼爾止坤厚載之于湘之沚允秀于閨
式宜厥家勿慾爾歸毋用孔嘉婦則維何厥惟御窮
侍春操作于姑于翁脫珥勸學爰相其夫餔餟有費

娴懿諳孤君子偕老鹿車容與君子遐棄柏梁愁余
翩翩者雛白玉青蒲惟母儀之而母不知六珈滓首
五签滓口而母諳据云我何有人亦有言板輿般般
母云得所在銜其官晼有芳蘭佩有辟芷身既隱矣
不媿君子訓庭有嚴世祜是篤亦既振孫受茲介福
帝念慶源伊誰綏之母氏聖善將用巾之娥月遽奔
遠莫訊之拂上在疚帝用悼之嗚呼哀哉斗等忝與
令公舉同年官同館譬手足之一身儼瞻依之匪遠
天不慭遺如奪我將逝者弗居德音孔艮金嬰皇皇

百爾鏘鏘迄而壽臧惟休無疆尚饗

祭敕封孺人李老師母文

惟盧蒼嘉姚媐淑慎幽貞毓粹鬱閣贊軌龍門懿斯象服至哉坤元十七于歸慈姑早背操作信誓御窮靡悔厭相夫子正位內外方伯太師義重前賢曾子有子率不再弦京室有婦宗公惠焉惟師世德受茲多祉前有太任後有太似徽音以嗣堂背再侍自古賢媛首重內襄深山玄豹助成文章藉于舉首鳳翥龍驤玉貢南金琰摘菜觀猷錫奪袍龍美賜餞伊誰

佑之雞鳴信旦副笄六珈天命用申有鶩其雝乎天之雲參差玉樹于階于庭如何奄忽淑懿無報鸞馭遽驂龍月促召吉至凶歸方慶忽吊于荆賦詩情在文先安仁哭內悼亾名籥師憶內助更切孫潛二三世兒母去子獨融融無從呱呱而哭受書扁母不忍讀蓼最可痛者歸唁靡則是怨是恫于沛于禰風雨其漂惟衛之婁人亦有言其盡百齡不朽令德不亾令名我躬不閱庇其本根家賔等幸出師門顧盼增價師等君親事三義大師母即母承諱驚詫茹悲飲

泣如摧如痛我亦斯男扶襯未能燕雲吳月覔兮沒寧嗚呼尚饗

奠黄太夫人章

嗚呼湜湜澄潔蘭芬有曉韡韡懿姿君子之匹維君子匹既閑且嫿坤儀作母女貞龔古緊母娉脩具體自肰稱詩貢道披圖用鑄含黴內熒令慈外宣如彼望舒視臟與旋奉襄夫子肅恭在道處麗絺綌出虞蘋藻贊軌恪勤顯揚有皓佐爾清白奕世斯寶亦既象服緇履若纓祚蕭集衋類亂攸宜于時濟美慶藹

門楣駿發者仲實維我師蔚起席珍國瑞賓行僉祖
文章赤幟賢關之宗講幄之寄天子攸眷壹心罔貳
思忠思孝念母載殷帝誥綢繆冠帔綸紛謂母七十
而德猶勤奉榮維約含飴是欣明明昊天瞻婺在宿
俾爾純嘏宜篤之佑遐不邈止登彼上壽倏爾告凶
人事莫究嗚呼哀哉于皇敬德我師聿隆歷茲宗伯
指日上公誰斯恩斯太母攸崇禕翟且加如何弗躬
嗚呼哀哉師維將母不遑戀戀力疏言歸肯甘燕燕
一日之養三公弗羨云胡長辭俾我心顫嗚呼哀哉

戒涼在即曉月且霜上章泣奏天子所傷素帷既遠道里則長緬惟音穆如存如亾某等在門大化甄育夙仰壺教古今所淑百年匪遙訃音孔邇怛其何從薦此菽菽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赤石老師文

太僕少卿赤翁陳老師之逝也既三月柩且移之舟門人北直督學監察御史左光斗乃為文以奠之緬維古人麥秀之引曰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于婦人不得已而託之聲歌蓋傷心之極也古今在三之義

同予之師非猶夫人之師也遂質而其辭且哭且泣
焉某生平誦法師文恍若有會庚子分考師與焉某
竊私自喜入闈之日觀者如堵牆某適臥病不能出
顧語同舍生曰但認涇縣陳予房師也已而果爲本
房第一聲氣相招奇矣奇矣旣見師師凜不可犯予
乃知約其童心又盡去諸程贄世俗禮予乃知收其
世情頑心殊自疑無乃說故不近人乃計偕入見旅
舍蕭然閒無其人絕不似京朝官舉止盍心竊危之
而人莫有知師者遂以涇縣移南工淸望乃藉甚分

司蕪湖錢糧悉付所司僅自登掌而巳人不知有鈔關者予時謁之關而家窘甚竟不敢有所啟齒而還時劉雲橋陳恩岡先生以風節砥礪于南推師爲主盟吏改南兵詰戎振旅宿蠹一清而人不怨內官亦慴于夙望不敢譁盜有奸官惟薛卿之意焉癸卯冬以慶賀入不肖某與偕行逆旅一月餽遺一無所問其旅舍蕭然一如入覲時也不肖某始得聞立朝大意矣維時上饒楊少宰以清正主銓知師深遂督學越中而師佐障狂瀾至今爲督學第一人朝議方仰

師如太山北斗而忌者惡師嚮用方新必且獨行其是不能隨俗俛仰與世浮沉備兵三吳之命下而師賦歸去來矣一時爭者至于裂眥攘臂師志卒不可奪已而道學之禁興而師里居創立書院教授生徒講學不倦又夙有脾病時檢方書閒則與廬山僧往還而已其既成進士爲中書舍人辛亥以差便謁師于家跨匡廬度鄱湖既抵邑而尋通德之里披榛歷磴問樵投宿三晝夜而後到蓋避秦之居非冠蓋之墟也山芋一飯有餘芬焉而向之所謂童心世情與

夫詭故不近人之疑且危者種種盡矣兩尊人皆九十其年蒼顏鶴髮比于人瑞往時相隨文墨侍兒皆驅犢牧羊于山澤之間歌日夕之章而作爲魚爲旟之夢非素心至人有是哉予留連兩目不能去師隱益深望益重屢登啟事以兩尊人故不肯出甚予别師者又十年外艱服闋諸君子牽復師乃晋符卿來京蕭寺作揖頗似黄面瞿曇而神采奕奕行步如飛予竊嘆山林之能槁形不能槁神也乃東事孔棘師時時以沖聖爲憂勞苦有加竟日夜忘寝食而腳病

發矣再晉太僕病不能延謝師益川焦勞斗于時湯藥且慰諭云再愈再復復輒劇而愈亦驟蓋愈時莊語劇時孳孳未嘗不在忠孝二字也三月朔日予以差事出而飲食起居儼如平時在差猶兩見手書不意其竟不及永訣也痛哉試事粗畢始撫棺一慟展奉遺書不忍卒讀其可得而言者商音也怨而慕者也其不可得而言者和音也哀而不傷者也不傷之哀為至哀吾師乎吾師乎抱此長哀何之乎師有愛弟令于能事太夫人餘年有賢孫長丈足世其家又

何哀憶正月病劇時師夢于白鹿洞作偈门人人各有寶與天無二理得寶方成佛莫作兒戲佛師生時信道如此證道可知此時固已位參上乘而神遊三昧矣又何哀惟俯瞰風塵之中目渺渺而愁予者重可哀斗生平不能以一絲一錢遺師非不能蓋不敢也今猶不敢累清德于没後覩予猶子余不得不猶父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太外母朱老孺人文

嗟孺人之昭懿兮毓靈和于令門鏡壼誠而依四德

兮欽內美之淑媛弱笄結褵于伯鸞兮允賓儀之翩
翩竭烝蒸以奉舅姑兮又孔閑乎蘋蘩凜茲顏之不
豫兮克承歡于淸溫凡藥餌之必先嘗兮帶弗解而
忘餐摸中裝之式微兮慎素封之未能爲勤蚕織而
茹菹鹽兮佐夫子以惕厲奴計肰而逐捓揄兮咲牛
衣之泣涕効耦耕之婉孌兮終鹿門之隱計爰焜燿
夫先德兮實終溫而且惠禽和氣兮無違徵祥敳兮
降嚭豈沖漠兮寘寘乃先後兮頻危轉盻兮嘆獨子
之無祿犖犖兮僅弱孫之難持眈虎視兮野心起譖

墻兮禍生欲奪我以蒸嘗兮而推于若敖之鬼夫孰
砥柱其中兮而克爲趙氏之嬰母德則乳桑兮母威
則稜母身則杜礎兮母澤則深斗總角而辱門楣兮
薰蘭芝之而飲醇醪悉母氏之聖善兮覩芳容之耆耄
感祖孫之相倚爲命兮慶生人之可遭逐含飴而分
甘兮緊有婦而不愧乎魏操撫石麟而占亢宗兮拓
結駟之門高遝三釜以米炊兮覲報答其劬勞胡天
不弔兮發光燄奄溘疾兮蘭萎玉折悲彼人之號泣
兮追懿範之永絕招青鸞于雲中兮飛白烏之頫頡

觴杯棬兮在室聆嶶音兮未極雲淒淒兮丹旐揚風
飀飀兮蕙帷張青山蒼兮水泱泱余萬里兮曷傍徨
生芻束兮酹椒漿儼修雲兮其來嘗尚饗

答阮情守啟

恭惟門下人文領袖道德師模蘭枝與桂萼齊芳不
數謝家玉樹德曜共極星並映詎誇楚國靈椿信哉
復覩其旋所以自求多福若乃援手接士倒屣求賢
凡入兵廚之英盡借龍門之譽于今爲烈與古爲徒
斗泰與令孫脩連羽民腸符栗廣眞附通家于奕世

遂叨青目于頻年擬會高風共搏迅翼何期駑足偶
先千里之駒反辱瑤篇載寵百朋之錫惟皖水魚書
甫至尊者賜而卻不恭乃廣川雁帛旋後受巳倦而施
未厭何以報德強自拜嘉

答馬荊陽民部

恭惟台丈降神皖嶽分氣龍津弱冠蜚英不數應劉
屈宋爾時騰茂行膾伊儔皐夔蓊闕觀願識儀容而
雞林亦珍姓字緬茲山斗況緣枌榆匪曰遐遺兼之
下逮勞魚將尺素匪徒下袒憶而上加殄璧龜籠百

朋眞是㦲不勝而遊非在八峰寒五老想玉人霞舉軒

軒月滿長干邂仙郎松風謖謖拜嘉夕惕臨楮訓儀

謹啓復

上閩撫某

伏以清風披節鉞雄鎭七閩之霜威惠日照旌旄光

借三湘之雲覆馬牛下走何幸執鞭奮鶩榮行濫同

振羽敢將霑宴薄展蒙心恭惟老大人台下領袖斯

文規郛一世如蘋如藉鍾木陵作氣森森一虎一龍

望蓮峯高風謖謖邈者特膺簡在非皋陶不稱其咨

展矣允塞皇猷登于公倢爲高第雲開十二前驅耀紫帽之峯文重五千異彩發青牛之藏胡忠獻之相器特許斯其選乎范如圭之府事悉答未足數矣何期小吏得望前塵利見大人聊釋飲冰之懼奉教君子非徒附驥之私形穢何知死全有幸戴高履厚每跼蹐以難勝就日披雲荔瞻依之在邇敬修芹酹薄展蟻忱發逸足于燕雲聊借黄金臺上導前塵于閩海舫艤白鷁亭邊不勝隕越企翹之至

答方青琳求婚

伏以祥雲開栢府雲芝奕世嗣徽瑞月靄瓊枝月老前生鑄美真慚倚玉何幸攀蘿恭惟親家門下貂珥名家金鉉粹品德星應太史之卜久瞻難弟難兄流風紹僕射之征竚看拜前拜後乃猶干雲玉樹燕翼貽男逐電花驄龍文繩祖愛分著膝嗜竊含飴楚楚五花文共羨將雛于池上昂昂千里足同誇依駿于臺邊孰爲氷淸宜茲玉潤何期下體得當高門側繡斧而逡巡已覺風霜肅肅拜赤號而鄭重俄驚星日輝輝何以稱之非其偶也惟是素附通家于孔李兼

叨合調于鍾牙實惟天緣豈緊人合顧設帨之弱質咏風雪以何當倘夢兆之餘生庶蘋蘩其可託旣經大命之辱敢不承于以迎臨紈調饑望風欲渴謹啟復

候涇縣父母

恭惟老父母臺下春雪才高飛鉉望重偶于雖邑得借牛刀日倚鸞臺頻瞻鳬舃蓋仰流承沐者鱗集何況宇下之賜繇望風櫛揉者花同並及社中之散木青蒴虛埃赤縣何緣伏念斗食舊德之耆民望門投

之亡命兄似人而喜難忘舊國舊都如弱喪而歸倍切我驕我怙蒋冠初束楚奏頻殷北鳥羈棲越吟偏切爰裁鯉腹聊展旌心挼附芹私用爲贄執倘垂青而有冀先人之廟貌具存爲冐昧其無誅百世之子孫將賴仰祈丙鑒曷勝寅恭謹啟

答某

伏以南國循平化雨遐沾黍李茂楚天色滄秋風驟起蓼莪悲凡在觖㦖悉深悵仰恭惟老師閣下匡時柱石濟代舟航縱横數萬言湘水羅浮傾筆下括囊

五千卷石渠東觀納胸中日近八磚呈玉堂之詔草雲浮五色依蘭省于蓬萊白匠石之明鑒高懸乃樗櫟之微材不棄吳山腐草竊沾螢窟之秋香涸轍枯魚頓潤龍門之曉浪星迴漢闕爭看威鳳祥麟雪立程門喜得吟風弄月但知門下士之願懷得遂登期太老師之訃聞俄傳葉落淵庭增怛忉之秋思風高回雁驚咫尺之鴻鱗重逮愛日之誠極抱終天之恨萬株等叨培化育備沐恩波誼屬關心知師臺之莊迷哲塊悲同陟屺恨繐帷之奠効拔依緘魚素以颺

言侯龍光而彔惘道倘且囬或冀台慈之鑒原宥不及哀敢忘寸衷之誠仄伏願節情順變移孝作忠勉力加餐竚聽榮馳台禺愛身爲國徐看調燮鈞衡萬春等臨啟不勝企結瞻馳之至

賀邊撫某

伏以三關重鎮特隆旄鉞之恩五部名王盡仰冠裳之化彈壓必資名碩經綸允藉長才恭惟臺下國器天成性樞神縱淵涵嶽峙武緯文經當在鳳池早膺鎖鑰之望遂司氷鑑益覘樽俎之猷輿論久歸帝心

特簡（？）詩書而諜帥錫弓矢以建侯七德臨戎霜威
頓肅六條察吏風紀維新從此撫赤斤罕東哈密諸
番再封定遠因之屯燉煌酒泉張掖諸郡復拜營平
屹朕萬里長城允矣三階泰曜是用拊髀聖主長西
顧以紓懷兼令食肉鄙生得高枕以偷息顧欵議雖
定而犬羊之性匪茹尺籍徒存而熊羆之腹方枵慚
無獲對可借前籌反辱遠存倍增夕惕對役附復不
㑹倍馳謹啟謝
賀某

伏以梓蔭千尋翹餘休其不遠河流九里沾汪潤以非遥士覩新鄰人食舊德恭惟老年丈台下盛世棨瑣熙朝蜀呂初仕爲令早蜚聲于赤縣神川恭月有歲久照鑒于黃龍自目蒞儒吏之舄影常傍帝座以孤飛將尚書之履聲自徹宸聽而至止是以乙鴻遂渺欲審別其飛翔六鷁相停待權衡其輕重與情其切簡在有歸望覺爲虛數匪云巽如不佞朽腐之草無望蓮茹彜下之乘詎堪千里覿我生而進退自知甚明隨世路以浮沉行迷漸遠乃蒙赤鯉直指素

綠報塞末能感媿弁集謹對役附謝復

賀某

恭惟老先生台下中國樞衡北門鎖鑰軒軒霞舉不但增色于榆邊矯矯虎臣久矣分閫于帳下是以忠信行蠻陌用壯闘外之烽烟閑暇明政刑兼徽此中之桑土益壯猷之方叔合寧濟之武侯經綸夙定于胸中事業一措諸掌上豈徒吾斯未信于以好謀無成者哉貽慶一人爲憲萬國信非偶者如某仕學兩非其優文皆一無所底謬叨濫迭濫忝清華未問俟

河之期先切飲氷之懼何當遠注重之厚存慰其後進依肽縞紵之思引之同升居肽王貢之義循省徒慚報答莫稱敢因附謝并乞教言若將憐其新沐有意振冠必且示之司南俻之大道其不勝惓惓謹謝

復

賀某

恭惟老公祖台下一腔朗月兩袖清風花雨繽紛既得支而兼得髓玉壺澄徹已如水而又如氷是以皖社多綠得並華風而高峙江城何幸遂聯涇潦以同

源湛露一天福星滿路信謳歌訟獄之有歸而尸祝社稷之不朽者也某誼切子民功深覆載聚族而議方擬扳轅當先爲逢敢言勸駕但二天何分于異地而百里難久屈平大賢若使當路倚重正人即是下里再食舊德謹因役附復并謝大貺莫罄梱忱徒有戀馳

賀某

卿月臨遐地盡河湟之域文星照乘天開鼎畢之墟五馬勳高三台望重恭惟老年丈台下一腔正氣八

而雄材保釐朔漠之疲甿熙如化國藩屏王庭之要害屹若長城惠淡棠蔭居則愛去則思襦袴同聲而尸祝賦行輸棄貳而執服而舍氈裘貼息于羈縻三晉之恬恃方般十乘之啟行將邇登云異數自有殊加茲者愛切彈冠情深分紵溫訊將春陽偕至慈雲與積雪交流何德以堪拊心有媿敬因旋役附布謝悃千里風馳一緘月色仰惟靑矚仝此素衷

乞言行畧

斗不肖兒躬九皆周之自出周于桐爲望族先外王

父又罔之元宗也予母生而家且落外王母至不欲
舉之曰是蛇虺者將益落吾家外王父強之始得舉
旣長歸家君予家亦漸落母爲脫簪珥佐家君力學
操作紝績事先大父母者備艱以阻歲置塾師二授
不肖子九及易與儀禮家君爲割產畧盡饔飧之資
盡出母機杼不肖斗舉于鄉母益守其業不輟卒用
是致諸子彬彬成文學爲家君貧而好急人難又好
成就族子弟及門子弟之賢者母先後曲稱之人競
扶携以爲家至有慫其父母父母之者深惟不肖斗

兄弟之有今日實毋之造家君幸及齊眉諸孫及女孫可林立實毋之造年六十神明尚强人子何敢遽以是壽其親惟是六珈象服天寵懼弗克荷而乞仁人一字以羞𩜹則不敢以身隱不文爲謝矣

求度誓辭

奉道弟子左光斗謹焚香誓辭于聖極度師案下伏念斗泥土陳人侏儒賤品既無道可以匡昔致主又無術可以媚世全生其在輦下之司曾以撩鬚觸諱暨居堂上之座屢以投鼠招尤媼相不容叢神爲甚

至于彼其之子尤爲眼中之丁雖倒秩還山君恩甚
厚而除根剪草瑨怒方殷殆將以我爲李膺豈肯容
予爲范滂似玆人道之憂何暇陰陽之憂上有八旬
之雙親非予孰養下有五齡之弱子匪我誰成勇士
不忘喪元聖人原無死地所幸聖師乞靈上淸護持
善類遂使下愚得草寶籙珍攝餘生從此山北山南
我自忘人于世外卽使舌鋒腹劍伊誰弄我于術中
敢謂七尺之幺麽足煩百靈之呵護自天有命惟帝
無私總之禍善而福淫豈其庇邪而醜正斗誓願自

令以後忠孝名節以立身正直忠厚以立國庶其仰
承帝鑒因以上報師恩若其積惡滅身不義速斃是
爲自作之孽豈曰神之有靈謹誓

頂禮聖極師誓狀

伏以生尸死尸迅速無常出機入機彌發必克故至
人久覩豈虛盜造化之陰陽上聖闇修正恐賊自家
之性命斗年方五十鬢已雙殘蒲未秋而先零馬至
崖而不返眼見婆娑世內心傷流浪海中有未孩而
早亾或盛壯而遽死菌椿各自爲壽彭殤遞而相嗤

大都因色以亾身何異未勾而押到豈無導師度引無奈自弄機鋒雖神濁原非仙才蓋福輕正緣德薄苟至死而後已可憐化者何知于道眼既爲大愚于世淤亦爲不孝某父某年當八袠母周氏僅少四齡親在而身未敢許人況身存而乃自行喪我死期將至鬼域爲隣忠孝一身形影自吊伏蒙聖師憐予沉苦慨發深慈既指以呼吸雙納之全又授以夫婦造端之道益知人世大患惟我而我輩未免鍾情愚者以此階生大聖由此續命因詳設筏對病投劑豈知

竅妙之玄觀不離男女之大欲練精練神惟練炁生天生地總生身教外別傳得未曾有是以如癡如醉若夢若狂懼無德以承當將何福以消受倘其知之而罪業更重不如懵焉而懺悔猶懼禍都門之時曾夢異人度我登疇昔之夜飛鳴相過是師遇匪今生緣應夙世又伏思之自惟生來有使氣之病兼待人有熱心之德苟或以太剛殺身抑或以道聽妄說負心即是負道欺師即是欺天萬業咸隨百靈共照凡雷霆水火盜賊鬼神皆足以碎我之頭粉我之骨攝

我之愧宗我之寃何必付永刼于昆明聽杳冥于地

獄哉自今以往尊聞行知誰共盟之青天白日